

我们的节日 · 端午 ·



透过粽香的温情端午

□钟芳

端午节吃粽子是我国的传统习俗。每年的端午,我都会亲手包粽子吃,这个习惯是从母亲那儿延续下来的。

“五月五,是端阳。门插艾,香满堂,吃粽子,撒白糖,龙舟下水喜洋洋。”在我们家乡,端午是一个非常庄重的节日,有喝雄黄酒、挂菖蒲、熏艾草、做香囊、赛龙舟等习俗,包粽子吃粽子也很流行。每逢端午临近,家家户户都准备原料制作粽子,购买鸭蛋腌制,到深山里打粽叶或到集市上买来,是挑那种又宽又嫩的买。待到要用的前一天,把粽叶浸泡在清水中,一张一张地两面擦洗干净,剪去柄蒂与叶尖。放进大锅用滚烫的水煮过,捞出后晾干待用。

母亲包粽子的时候,我们兄妹几个喜欢拿着小板凳坐在她身旁,专心地看着她的一举一动。母亲的手很巧,只见她先将三四片粽叶放在桌上摊平,光滑的那面朝内,一头一尾反方向重叠,然后倒上浸泡好的绿豆、糯米作垫层,放入两块腌制好的五花肉和一个咸

鸭蛋,再用勺子挖一勺糯米封盖,折了粽叶的一头,把粽子竖起,手轻拍粽身,把米粒抖实,顺手把粽子另一头的粽叶也折一下。最后用搓好的麻绳一扎,猛力一抽,绕几圈,打上绳结,一个圆实修长的枕头粽就包好了。

紧接着,母亲又像变魔术般左绕右绕,三角形的、牛角形的、小宝塔形的、圆锥形的,为区别里头不同的馅儿,就包出各种形状,一个个在她手下活色生香地出炉了。母亲一边包粽子一边给我们讲端午节包粽子的来历,可那时的我只知道过节吃粽子的快乐。上学后,从历史课本上才知道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。

看到母亲如此轻易地包好,我们的手也痒痒的,就撩起粽叶学起来,但总是裹不好,不是糯米漏了出来,就是包的粽子没有棱角,很不好看。母亲笑了笑,对我们说:“没事的,慢慢来,多包几个就好了。”就这样,我们家的孩子都学会了包粽子。

傍晚时分,母亲把粽子逐个码入大铁锅

中,倒满清水,盖上锅盖,先用旺火催锅,待烧滚水后改为文火慢炖。我们小孩不停地往灶膛中添柴,火苗红红的,紧挨着锅底,一闪一闪地跳跃着,映红了我们的笑脸。随着白腾腾的雾气,满屋飘溢着浓郁的粽子清香,诱得我们兄妹几个口水直流,不停地问什么时候才能吃上,恨不得立即从锅中拿一只塞到嘴里。煮粽子的火候很重要,得煮上六七个小时才有黏性。记得母亲说:“一定要把它一次性煮熟,如果煮得夹生,下次回锅也不行啦。”等着等着,我们不知何时沉沉睡去,只留下母亲一夜守在灶口添柴加火。

第二天醒来,随着吱呀的开门声,父亲早已把割回的艾草、菖蒲插满家里的整个门窗,整个院子里都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芳香。母亲给我们额头上用雄黄画王字,把精美的香囊挂在脖子上。然后全家人围着桌子品尝粽子,高高兴兴过端午节。

历经一夜文火炖出的粽子,粽叶的清香、肉蛋的醇香,已和浓浓的米香融为一体,

嗅着它的味道,就已经让人垂涎。我们迫不及待地剥开墨绿的粽叶,米被染得金黄,发出诱人的光泽,切开则如蒸过的粉粿,柔软而黏韧,咬一口,顿觉甘香爽口,肠胃舒适,别有一番风味。我最喜欢拿着三角形的粽子吃,将粽叶一层一层剥开,蘸上白糖,从尖尖的三角形糯米处开始吃,绵甜爽口,不涩不腻,甚是美味,清贫的日子因粽子变得特别美好。

长大求学、工作、成家后,我远离了母亲,在外过端午节,总会特别地想念家乡。母亲裹粽子的情景亦历历在目,我好似又回到童年,津津有味地吃到了母亲包的清香粽子……母亲每年坚持包粽子邮寄过来,当千里之外的粽子到我手上时,还是那么清香扑鼻,一如母爱的恒久温馨。

如今母亲已经故去,就不再吃到母亲包的那种风味独特的粽子了,幸好我一直沿着端午节包粽子的习惯,不为别的,只为重温那一份童年的记忆与温暖。

端午帖(外一首)

□张春生

火热的夏天
有一条河流却是凉的
浪花溅起的泪水
甚至充满了透骨寒

从屈子投江
到龙舟比赛
一个粽子的故事
有血液和肉体在叙事
有泪水和灵魂在抒情

时光的尘埃落满窗台
五月初五的阳光总要照进来
诗来源于内心的拷问
怀念弥散着兰草的香
风吹来的故乡气息
一半炊烟的缥缈
一半人生的慨叹

端午节诗意

细线捆扎着款款深情
剥开一年粽子的芳香

艾草熏染古老的故事
汨罗江在血脉里流淌

龙舟载着壮怀激烈
忠贞荡漾着我们心房

一个香囊装满怀念
一直延伸到诗和远方

念屈原

□李广凌

“余幼好此奇服兮
……带长铗之陆离兮”
屈子在徒刚毅耿介特立独行
着华美的服装,佩长长的宝剑
他不是T台走秀,也非找人决斗
仰天大笑出门去,无可奈何长太息
此处不留爷,自有留爷处
三闾大夫愤然出走,念天地之苍茫

哦!这是大夫的最后一次修行
天下之大,终无一处安置疲惫的身
抚剑拈须,饱尝人间冷暖再无留恋
汨罗江,屈原心中的一方圣水
水清可以濯纓,水浊可以濯足
滔滔浪涌,簇拥一颗品行高洁的心

从此五月初五日,万千龙舟游中国
一个古老的节日,赋予了更多的新意
文化长廊镌刻着几多彪炳史册的辞章
爱国主义情怀和操守把一代一代人滋养



奶奶的香囊

□葛鑫

奶奶出生于20世纪初,梳着发髻,踮着小脚,胸前总是挂着一个香囊。

香囊又名香袋、香荷包,它是跨越千年而余绪未泯的传统文化的遗存和再生。到了奶奶这里,香囊却成了一种念想,一种对儿孙健康平安的祝福。听奶奶说,戴香囊也颇有讲究。老年人为了防病健身,一般喜欢戴梅花、菊花、桃子、苹果等形状的,小孩则喜欢飞禽走兽类的,如虎、豹等。

小脚的奶奶,皮肤白皙,说话轻声细语。虽没读过几年书,却识得诸多草药的奶奶,总会在闲时,踮着小脚,领着我们上山寻各种草药,然后耐心地晒干碾成粉,制作成各种香料,填充她的香囊。而她胸前的香囊尽管有些破旧,布的纹路也模糊不清了,奶奶依旧把它当宝贝似的挂着,仿佛挂着一个信仰。

和奶奶一年四季挂香囊不同,我们这些小孩子通常只在端午节期间挂香囊。

30多年前,距离端午还有些时日,奶奶就着手制作香囊了。那时候,我们也好奇地围坐在奶奶身边,给奶奶打下手。奶奶通常会很有仪式感地搬张小板凳,小心地打开她的“百宝箱”,眯着眼睛,对着阳光整理她的彩线、锦缎、碎布头……一会儿喊这个帮她捻根彩线,一会儿唤那个帮她拿下剪刀。那些个忙碌于制作香囊的午后,几十年后,还满带着香气徐徐而来。

奶奶不知从哪儿弄来的五色丝线和各色锦缎布头,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物件,在奶奶手中,不多时便会变出各种漂亮的图案。不仅如此,奶奶还会制作各种动物造型的香囊。没多少文化的奶奶,每年都会用彩色丝线在锦缎上绣制神奇而博大精深的

图案纹饰,缝制出各种形状、大小不等的香囊,然后小心翼翼地各种香料、草药塞进囊中。我有时就定睛看着彩线在奶奶手中穿梭,奶奶偶尔会将绣花针往头发里擦一下,不多时,美丽的图案就跃然于眼前了。奶奶做的香囊形状各异,圆形、方形、椭圆形、五角形、葫芦形、石榴形、桃形……而她做的香囊多是两片相合中间镂空,也有的中空缩口,但都有孔透气,用以散发香味,顶端有便于悬挂的丝线,下端系有结出百结的系绳或流苏。

端午节那天,奶奶早早地呼唤我们一众孙子、孙女前去,让我们像雁儿般一字排开,然后她亲手给我们挂上香囊,在手腕处系上彩线,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上些吉利话。那种神秘的仪式感,现在想来还有些动容。

后来,奶奶年纪越来越大,眼神不太好了,手脚也笨拙了些,而我们渐渐长大,对佩戴香囊不那么热衷了。但奶奶每年依然会把香囊准备好,她说她的香囊和市面上卖的不一样,里面装着她亲自挑选采摘的香料,满满都是她的爱。我们也依着奶奶,让她给我们挂好,再听她说几句愿语。彼时的奶奶总喜欢眯着眼笑着,好像完成了一个大任务。

再后来,我得知奶奶胸前挂的香囊是早些年她送给爷爷的,当年爷爷在枪林弹雨中穿梭,一直佩戴着奶奶缝的香囊,那香囊也如同护身符一样,护佑着爷爷九死一生。爷爷去世后,香囊便成了奶奶的一种念想。

奶奶的发髻、小脚和常年挂在胸前的香囊,早随着旧日时光一起溜走了。在这样一个端午的午后,记忆化作阳光下的思念,悠长,悠长……

龙舟上的端午节

□陈志发

“男扮端午女扮年”,对于我们男孩子来说,一过清明,就开始掰着指头掐算端午节的日子了。

农村的端午节其实离屈原很遥远,倒是白蛇的传说却让那些老人念念不忘。喝黄酒、插香艾,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。外婆说,那避邪。所以每到端午,走在疏疏落落的瓦舍间,到哪里都可以闻到那浓郁的艾草的清香。当然,还有那氤氲在空气中的粽子的味道。青青的箬叶里,晶莹的糯米裹着各式各样的佐料,什么腊肉呀、板栗呀、豆子呀,一串串的,招惹着嘴馋的我们。可当我们上了初中,端午节里最吸引我们的已不再是节日里特有的食物,而是划龙舟。

我们周围的每个村庄都有几艘龙舟。我不知道这是何时传下来的风俗,只晓得自打记事时起,每年端午划龙舟是少不了的节目。舟都是用那深山中砍伐来的粗大的杉木打造的,有十几米长,大点的分十三仓,小点的也有九

仓,取意为九子十三孙,每仓分左右可坐两个人。平时,那龙舟架在村里仓库内的横梁上,落满得停满了灰尘。快到端午,村里的小伙子便叫嚷着把它抬下来,倒在晒谷坪的两条长凳上。然后请来造船的师傅,用石膏补上因长年放置而干裂的缝隙,再重新涂上一层花花绿绿的油漆。一切准备妥当,看着焕然一新的龙舟,大家开始抓耳挠腮地盼着节日早点来临。

泊水河是家乡的母亲河,它发源于风景秀丽的三清山,然后淙淙潺潺曲折西流。并不宽的泊水河在经过我们村庄不远处时,蓦地开阔起来,形成了一个平坦的湖湾,这就是划龙舟的绝好所在。

端午那天,男孩们早早地起床,匆匆忙忙啃过几个粽子,再往兜里揣几个煮鸡蛋,就直直地往晒谷坪上跑。龙舟旁,已有老老少少很多人在叽叽喳喳议论着赛龙舟的事。谁敲锣,谁打鼓,都要事前安排好。而掌舵的往往由村里最富经验的老人来担任。议毕,最后

在一挂长长的鞭炮硝烟中,“吭哨”一声,船便被几十个小伙子抬上了肩,一路逶迤着向河滩走去。后面则跟着一长串光屁股的小牙子,他们敲锣打鼓,扛旗拿桨,跑前跑后。那架势和蚂蚁搬蚱蜢没什么区别。

端午的河水还是有些凉意的,但小伙子顾不了这么多,龙舟一下水,他们就急急地也下水。毕竟“僧多粥少”,稍迟一步,就抢不到仓位当不成水手了。大家坐定,正准备向赛龙舟处集结,忽然有人喊了起来:“龙头呢?龙头呢?”原来大家只顾抬龙舟,却忘了抱龙头来了。正互相埋怨,只见支书如搂着个婴儿向这边走来。走近一看,那怀里的正是龙头!这龙头一般都是用一截杨树或樟木雕成,虽然比较粗糙,但龙鳞闪耀、龙须飘荡、龙角高昂,特别是那双突出的鸡蛋大的龙眼,自是一番威严。

赛龙舟处,已是人山人海,鼓乐喧天。碧清的湖面上,五里十八村的龙舟就像是一艘

艘战舰,一字排开,整装待发。彩旗下,小伙子们也是个个摩拳擦掌、精神抖擞。其实名次已不再重要,也不完全是为了在心仪的女孩子跟前炫耀,一年就一个端午,谁不想在这时尽情地玩耍?当组织者一声锣响,各村的水手便是甩开臂膀奋勇划桨,心无旁骛。随着鼓点,那桨就像是巨鹏的两只翅膀,一起一伏,极有韵律。而河两岸的观众,也都嘶嘶力竭地为自己村的人喊加油。激昂处,船上的击鼓者有时会唱起歌谣来:龙船鼓,响咚咚;吃粽子,划龙舟;满江水,白茫茫,飞上飞下干劲长……声音雄浑而又嘹亮。

等到红日西沉时,大河湾才渐渐平息下来。乡人们尽兴而归,龙舟上的小伙子才发觉两臂灼热酸痛,疲惫不堪。回程的途中,木桨高挂,龙舟悠悠晃晃,清幽的水面上只留下一道长长的波浪。可晚上躺在床上,半夜里仍传出梦中呓语:红船爬,绿船飞,大肚鼓,吃乌龟……



屈子行吟图 徐亚东/绘